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 张汝伦 著

现代 西方哲学 十五讲

那是理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混沌蒙昧的岁月。

我们眼前无所不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

真理与意义似有无限可能，

是否需要它们却又让人犹豫，

然而我们仍心存向往——当哲学进入现代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现代 西方哲学 十五讲

□ 张汝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张汝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ISBN 7-301-06024-6

I. 现… II. 张… III. 哲学-西方国家-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038 号

书 名: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张汝伦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024-6/B·024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5.75 印张 42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4 次印刷

定 价: 29.5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 编审委员会

编审委员会主任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学家)

委员

许智宏

刘中树(吉林大学校长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教授
文学理论家)

张岂之(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原西北大学校长)

董 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教授 戏剧学家 原南京大学副校长)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任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章培恒(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教授 文学史家)

叶 朗(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 教授 美学家 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主任)

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作家)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教授 哲学家)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文学史家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副会长 原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执行主编

温儒敏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多学科普及读物。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二批近50种将在2004年内出齐。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质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难度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丛书或教材,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能真正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这是许多学校师生普遍关心

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型的多学科的青年普及读物,同时又是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的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书系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

编写出版这套书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书系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本书系的第一批课题确定。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本书系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每一种书都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同于专业教科书,不是专业课的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和读者,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格素养。本书系每一种选题都在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并能加以普及,因此对这套书作者的要求很高。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出来的重量级学者,是请“大家”来讲“通识”,所以命名为《名家通识讲座书系》。其意图就是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书,亲炙名家名师课堂。

本书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

引发跨学科的学习和思考的兴趣。

本书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

本书系的拟想读者主要是青年,适合社会上一般读者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普及性读物;如果用作大学通识课教材,教员上课时可以参考其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某些章节,上课时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把本书系作为参考教材。

本书系每一本都是“十五讲”,主要是要求在较少的篇幅内讲清楚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而选为教材,十五讲又正好讲一个学期,符合一般通识课的课时要求。同时这也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的鲜明特色,一个图书品牌。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既能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要,又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目 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本书系编审委员会/1

第一讲 导论/1

- 一 哲学就是哲学史/1
- 二 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4
- 三 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7
- 四 现代西方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13
- 五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状况/17
- 六 若干方法论原则的说明/20

第二讲 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23

- 一 叔本华/23
- 二 意志与现象/25
- 三 祁克果/34

第三讲 现代西方哲学的开拓者：尼采/47

- 一 尼采其人/48
- 二 尼采的早期思想/50
- 三 权力意志/52
- 四 人和超人/54
- 五 重估一切价值/57
- 六 永恒轮回/61

第四讲 柏格森/64

- 一 柏格森哲学的出发点/65

- 二 直觉的意义/69
- 三 物质与记忆/71
- 四 柏格森哲学的实践特性/74
- 五 道德和宗教/76
- 第五讲 狄尔泰/80
 - 一 狄尔泰与其时代/80
 - 二 生命哲学和精神科学/83
 - 三 知识论与描述心理学/87
 - 四 释义学转向/90
 - 五 世界观学说/97
- 第六讲 三个实用主义哲学家/103
 - 一 皮尔士/103
 - 二 威廉·詹姆斯/109
 - 三 约翰·杜威的哲学/116
- 第七讲 分析哲学的开山/128
 - 一 弗雷格/129
 - 二 罗素/133
 - 三 维也纳学派/143
- 第八讲 维特根斯坦/151
 - 一 维特根斯坦其人/151
 - 二 最重要的/153
 - 三 语言与世界/156
 - 四 非本质主义转向/159
 - 五 语言游戏/161
 - 六 驳斥私人语言/163
 - 七 常识—世界图式/166
 - 八 哲学观/169
- 第九讲 四个分析哲学家/176
 - 一 赖尔/177
 - 二 奥斯丁/182
 - 三 斯特劳森/186
 - 四 奎因/190
- 第十讲 胡塞尔/201

	一 胡塞尔及其思想基本出发点/202
	二 胡塞尔的早期思想/204
	三 先验现象学/210
	四 生活世界/216
第十一讲	海德格尔/223
	一 生平与著作/225
	二 海德格尔与政治/227
	三 《存在与时间》/229
	四 转向/238
第十二讲	萨特和梅洛-庞蒂/247
	一 萨特/247
	二 梅洛-庞蒂/263
第十三讲	伽达默尔和利科/284
	一 伽达默尔/284
	二 利科/299
第十四讲	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313
	一 霍克海默/313
	二 阿多诺/326
	三 哈贝马斯/339
第十五讲	四个法国当代哲学家/359
	一 列维-斯特劳斯/359
	二 巴尔特/366
	三 福柯/373
	四 德里达/382
	参考书目/395
	结束语/404

第一讲

导 论

哲学就是哲学史
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现代西方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状况
若干方法论原则的说明

一 哲学就是哲学史

按照目前对哲学课程的一般了解,《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史范畴的。^[1]德国哲学家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点学究气,又有点不太容易让人信服。因为哲学与任何其他的人类精神活动一样,讲究原创性;而“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口号,似乎是说研究哲学史就是哲学,而根本没有原创活动的地位。如果我们皮相地把哲学理解为一门普通的学科的话,上述对“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解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尽管哲学现在成了大学的或学术界的一个学科,但它与数学、物理或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根本不同。它不是人为地将事物的某一方面区分出来,加以“专业的”研究与思考。哲学从来就是对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层次的一般思考。就此而言,哲学并不排斥什么,它也不像任何别的学科那样,有与一般人截然无关的“专业问题”。

哲学的许多问题从表面上看极为艰深抽象,其实只不过是对于人类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的高度提炼与抽象,像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本质与现象的问题等等,概莫能外。哲学的问题不是像几何学或分子化学问题那样的“专业问题”,而是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因此,哲学在古希腊曾是一切科学的总称,并不是因为当时科学还不发达,学科分际还不可能出现使然。而是因为当时人类还不曾像今天的人类那样,把自己的生存切割甚至限制为一个人为的极其狭小的片面。古希腊的思想家或学问家不会因为将自己研究的某一类问题作为自己的“专业”而画地为牢,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这个“专业”。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思想是他们存在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称或代表,一方面是因为古希腊人看到,在一切知识中都有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切知识问题通过哲学这门“爱智之学”与存在的问题发生关系。哲学归根结底产生于存在的问题。

因此,哲学的问题既是一般的,又是历史的。之所以是一般的,是因为哲学思考的问题虽然包罗万象,且从不拒绝特殊,但它的表述形式和结论总是一般的;并且,它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等,都是人类恒常关心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直接促使了哲学的产生,也使得它永远不可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取代。诚然,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形式的时代问题,但它们仍然有稳定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架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问题是不会过时的。例如,有和无,一与多的关系,现今人们对它们的思考未必比老子和柏拉图对它们的思考更深刻,老子和柏拉图的一些思想,并不只有历史的意义,而同样具有恒常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哲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如上所述,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生存论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就是历史本身,因此,哲学的问题必然是历史的,即虽然它们具有稳定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但却又是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演变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往往有时限性,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考虑的物理学问题,现在的物理学家基本不会再去考虑;换言之,这些问题已退出了物理学的视阈。但哲学问题决不是这样。哲学问题虽然有其恒常性,但却必然要在不同的人类生存的历史语境下深化、发展或变形。哲学史上每一个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是对这些问题的丰富或改造。哲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一般而言,都不会轻易消失。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哲学家的一些思路在前现代哲学家那里早有论及,并非多么不可

思议。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不学习或研究物理学史,她或他的确没有必要了解亚里士多德对物质运动的看法,但一个哲学家如不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等于放弃了相当宝贵的一部分思想资源。尽管历史上有些大哲学家,如康德或维特根斯坦,不像黑格尔或海德格尔那样对哲学史耳熟能详,了然于胸,但他们的创见却并不在于完全抛弃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恰恰在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革命性见解。他们虽然不太熟悉哲学史,但对他们面临的(哲学的)历史问题,却有超乎常人的敏感。离开相关的哲学史语境,他们的哲学革命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理解也一定会大打折扣。

总之,哲学史本身是哲学的一部分。就像人必须在历史中活动一样,人必须在哲学史中从事哲学。哲学史的学习不是普通的学习一门知识,而是在学习从事哲学。哲学史不是在我们(从事哲学的人,不一定是职业哲学家)之外的一堆客观知识,而首先是人类的思维存在。如果哲学是人类生存活动特有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他就无法在哲学史外从事哲学,就像一个人不能在陆地上游泳一样。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是哲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也许有人会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学习西方哲学(史)难道也是我们哲学活动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考虑:既然人有中西之分,那么当然哲学也有中西之分。也许学习西方哲学对我们确有借鉴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是我们哲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中国传统学术形态中,本无哲学这一说。是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首先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西文的 *philosophy* 一词。中国人在 19 世纪末从日本人那里将此译名引入中国。但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哲学”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而为其他文化所无。^[2] 西周本人也特别声明“哲学”一词与东方儒学有别。但现代中国人却不管这些,硬是把“哲学”引进了中国。这种引进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基本是在西方哲学的问题、概念、话语和分类下从事哲学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也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注定要和西方人一样来思考哲学问题,但至少规定了我们从事哲学活动的一些基本出发点和前提。更何况哲学的某些形式可能是西方特有的,但它的基本问题却是普世的,为人类所共有。既然如此,哲学史不是特别的客观知识,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么,学习西方哲学史完全可以和学习中国哲学史一样,成为我们哲学活动的一部分。例如,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心理主义的批评固然有其发生语境的特殊性,但区分思维活动与思维内容对于任何文化背景从事哲学的人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再比如,存在的概念虽然起源于西方哲学,但早已成为我们哲学,乃至日常语言

的一个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词汇。事实上,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一个原教旨或本质主义的中国文化必然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虚构,而不可能实际存在或产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西文化,或中西哲学,完全无法区分。而只是说,源自西方文化的许多东西,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与生活,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例如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中国人,我们产生的东西,也并不因此而不是中国的东西。哲学也同样如此。只要我们不是以学究的态度,将西方哲学作为纯粹客观知识来学,而是作为思想的资源与刺激,那么,学习西方哲学就可以是我们中国人哲学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因为我们存在的特殊性是不会因此而丧失的;相反,却必然要制约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接受。

因此,“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西方哲学,更有助于我们进入哲学的世界。

二 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

然而,什么是“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并且是一个一直只有相似的答案,却没有一致答案的问题。每年世界上都会出一些《哲学导论》、《哲学通论》或《什么是哲学》之类的书,但任何对哲学的看法始终没有真正统一。我国学者对此的看法也不统一。按一般教科书上的讲法,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一些学者则根据 philosophy 一词的希腊原意,将它看做是求智慧的学问。也有些学者认为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我无意于此提供一种新的说法。我想说的是,这些说法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将哲学视为人类主观活动的结果或方式,而未能看到哲学的存在论性质。

黑格尔也许是第一个从存在论角度来看哲学的人。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黑格尔提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3]由此,哲学的存在论地位第一次得到了确立。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后来在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时说:“哲学的秘密现在被无情地揭示了。”^[4]哲学首先不是人主观的思维活动、思维形式或其结果,而是在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时代。在此思想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时甚至说:“哲学已经成了报纸记者”。^[5]

但是,黑格尔这句话常常被当做他认可现状的证据来理解。可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当然不是对现实或时代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时代的反思;反思就意味着批判。哲学的反思,是批判的反思,哲学所呈现的时代,是经

过批判了的时代。换言之，哲学是时代的批判。这样，被许多人理解为保守甚至反动的黑格尔哲学，却是对现代和现代性第一个真正系统深刻的批判。

其实，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哲学就与其时代紧密相关。在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万丈深渊。形而上学语言叙述的往往是博大深邃的现实关怀。哲学问题只是时代问题曲折抽象的变形，在哲学家艰深晦涩的文字底下，却是对现实深沉的思索与批判。哲学史上的大家，无一不是对时代和人类的问题有深切的了解与关心，他们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揭示了时代的本质。柏拉图、黑格尔是这样，尼采和海德格尔也是这样。即使是皮尔士或维特根斯坦，他们的工作也与纯粹逻辑学家的工作有根本区别。他们的工作是有时代的、生存论的内容，而后者全然没有。他们的工作同样打上了时代的明显烙印。

因此，要了解一种哲学，必须了解它的时代；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人类文明史意义上的、而不是编年史意义上的现代。这个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它始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它的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legal state）；经济标志是市场；社会标志是个人；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在现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凭借市场的杠杆，在地球的一部分地方，产生了空前的富足与繁荣。人类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与满足。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各种社会组织层出不穷，人权与人的尊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伸张与承认。人类似乎依靠自己的理性在不断地向着富裕、自由和幸福迈进。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这样来描述现代的表面特征：

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的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依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理性，促使科学和艺术发展。总之，创造一个物质和伦理道德不断进步、加速前进的世界。在私有企业任意发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无几的障碍均将一扫而光。世界机制，或谓尚未摆脱传统和迷信势力的世界机制，或谓不幸的很不是白皮肤（最好原籍是中欧、西欧、北欧的白皮肤）的世界的机制，将逐步向国际模式靠拢，即领土明确的“民族国家”，有宪法保证的财产

和民权,有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为财产、人权负责的代议政府,以及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让普通百姓参政,不过关于这点有个限度:得保证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排斥资产阶级被推翻的危险。^[6]

然而,这个表面看来十分合理的时代实际上却并不那么合理。狄更斯在《双城记》一开始那段著名的描述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那是最昌明的时代,那是最衰微的时代;那是理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浑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我们眼前无所不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我们都直奔向天堂,我们都直奔向另一条路。”极端相反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同时并存。例如,在工具理性日益控制一切的同时,社会的非理性也日益明显。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民主的同步发展,相反,市场的专横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系统所支配,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齿轮和螺丝钉。幸福只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而自由只是这种满足的不受干扰。与此同时,是价值和意义的丧失。虚无主义成了现代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正是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前提发生了根本动摇,西方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现代西方哲学,既是这危机的忠实记录,也是这危机的凄厉警号。

国内学者一般都将黑格尔去世看做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始。理由主要有二。较早的一种观点是,黑格尔去世之后,西方哲学走向了没落,再也不可能产生积极进步的成果了。从此以后,只有与黑格尔去世同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惟一进步的哲学。另一种观点是,黑格尔是近代西方哲学,乃至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现代西方哲学的阶段。这种说法有相当的道理。不过还要指出的是,黑格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不仅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现代西方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倾向,滥觞于黑格尔。黑格尔也是最早试图克服近代哲学的主客体对立困境的西方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不仅存在着断裂,更存在着连续。即使在像尼采与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仍然找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资源。而一度声势浩大的实证主义思潮,与其说是现代西方哲学,不如说更接近近代西方哲学的思路。

西方哲学之所以在黑格尔之后发生了一个根本转折,不能仅仅归结为黑格尔已经穷尽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一切可能性,西方哲学必须从此走上新

路了。哲学史的发展,不是一个机械的线性进化过程,我们完全不能说,现代西方哲学家,无论是谁,就一定比黑格尔或柏拉图高明。哲学史不是以时间先后来制定的排行榜。每一个哲学家都有所见,也有所蔽。现代西方哲学的转折,固然有哲学史发展的内在原因,时代的原因却是同样重要的。

如上所述,西方文明在现代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内外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危机。危机之深刻,也是史无前例的。狄尔泰感觉欧洲的情况就像一艘航行在浪急风高的海上的船,风暴正在周围咆哮。^[7]他觉得大难就要临头,因为从希腊-罗马世界没落以来还从未见过人类社会及其基础被如此动摇过。^[8]狄尔泰的这种感觉在他那一代的西方哲学家中绝不是孤立的。“危机”一词几乎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流行词。而反思这危机和解决危机则成了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工作目的和动力。狄尔泰是这样,胡塞尔也是这样。到了20世纪,尤其是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更是暴露无遗,哲学家不可能对此漠然视之,无动于衷。

绝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这种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方向,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表现为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揭示非理性的因素,突出意义问题,强调人的存在,无不与此有关。即使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可以从这种批判的方向上来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家并不要改变社会,而是首先要理解和揭示他们的时代。西方文化空前的危机使他们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批判,而试图在西方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上找到危机的根源。所以他们的思考更多地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一些基本成见与倾向上。但是,现代的人生存境况也时时迫使他们为之进行反思,揭示它的根本荒谬与内在原因。而所有这一切,无疑应该看作是哲学家对于时代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转折,与现代问题的激发有极大的关系。正是现代问题本身,促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变。

三 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但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决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哲学的发展,也不能单单归结为外部社会问题的刺激使然。哲学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理路。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时代问题的逼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近代西方哲学本身的困境所致。